



■王木兰

世间草木万千，各有风骨，各寄深情。我素来喜爱花草，唯独对三角梅提不起兴致。一位朋友养了满屋的三角梅，时常分享给我，却未能激起我内心半分涟漪。爱花人士所言“养花的尽头是三角梅”，我更是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三角梅花色浓烈，开得极尽妍媚，毫无风骨。彼时，我尚未料到，多年以后，一树三角梅竟会绵延万里，成为我漫长守望时光里的精神寄托。

一个寻常夜晚，孩子已酣睡，我一边收拾家务，一边记挂着来自南半球的平安讯息。几年前，丈夫远赴非洲，投身中企海外项目建设。此后，万里路程、6小时时差，横亘在我们之间。当东方大地旭日破晓时，丈夫所在的地方正是明月高悬，夜晚我和孩子熟睡时，他才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

那段时间，非洲项目建设正值关键期。基建施工、设备安装、系统对接、流程优化，千头万绪的工作压在丈夫肩头，本就算言的他更是每日与我说不上几句。孩子生病，他只顾得上问一句“好些了吗”，便一头扎进现场。家中琐事繁杂，他无暇也无力顾及，只告诉我“看着处理”，便又没了音讯。

“嘟——嘟——”手机振动，我连忙拿起手机，丈夫发来一张照片，附带一行文字：“突然看见路边的三角梅，开得真好。”

屏幕上，一树火红的三角梅，在荒芜的红土地上肆意铺洒，任由枝条蔓延一整个边坡，仿佛漫出屏幕，直闯入我的眼帘。整株树不见叶、只有花，繁密层叠的花朵紧紧攒挤在一起，如同燃烧在荒原里的熊熊火焰。我震撼了好一会儿，为它蓬勃惊人的生命力和自由张扬的姿态，亦为此时万里之遥的默默牵挂。

审视这张照片，拍摄手法、构图采光毫无技巧



可言，可偏偏就是这种不经雕琢、直观质朴的审美，带来的观感才更强烈。原来，三角梅可以不用养在深围、植于花盆，它可以开在贫瘠的红土上，在热带草原燃放出强劲的“生命之火”。我默然良久，温室里的花朵享受着安逸，但免受风霜洗礼的它是不是同时失去了探寻生命高度与广度的无限可能呢？

恍然间，我又想起数年前，企业开拓海外项目，丈夫成为外派人选之一。经过一番抉择，他终

究还是决定收拾行囊，远赴异国。出发时，孩子正蹒跚学步，如今孩子已上小学，母亲总嗔怪他当年从肩头放下孩子，头也不回就出了门。可我知道，这个西北汉子并非心肠冷硬，而是清楚地知道，只有为“大家”的基业努力奋斗，才能护好“小家”的安然。

此后数年，我们分隔万里。潮湿闷热的气候、陌生的环境、繁重复杂的建设任务，是他的驻外日常；繁琐零碎的家务、照料老小的疲惫、

工作与生活的难平衡，则是我的留守日常。他的忙碌与孤寂，无法对我宣之于口，而我的辛酸与委屈，也不能细细言说。直到此时，这张裹挟着红土气息的三角梅照片，跨过重洋、穿透屏幕而来，那一簇簇在荒野之上肆意盛放的繁花，暗藏着无言的惦念，终将漫长别离中细碎的落寞悄然消解。

那一年，随着丈夫发来的三角梅照片越来越多，花朵越开越盛，非洲项目顺利建成投产，成了企业海外项目建设中可圈可点的一笔。一花盛开，是独有的惦念；万花绽放，便是企业深耕海外的盛景。昔日一纸调令带来的离别怅惘，终在项目竣工之时，尽数化作与有荣焉的骄傲。

非洲项目建成后，那位痴爱三角梅的朋友，赠我一株三角梅。盆栽的三角梅，收敛了野性，却仍在枝头热烈地盛放。不料因环境骤变，一夜之间，繁花凋尽，只余光秃秃的枝干。我自责又心疼，丈夫宽慰我说：“三角梅皮实，慢慢就缓过来了。”果然，1个月后，枝条上开始冒出小小的芽尖儿。又过了1个月，一朵、两朵、三朵……越来越多的花苞出现在枝丫上。分明还是紫红色，可我当时觉得，它耐看极了。

我深知，这份山海相隔的守望，从不是独属于我和丈夫的境遇。在祖国各地、各行各业，都有着无数辞别故土、割舍亲情的建设者们，他们如同倔强生存于荒原里的三角梅，耐贫瘠、扛风雨，一枝花、一树树，扎根在遥远的异国，盛放于他乡的土地。

前些日子，偶然读到三角梅的花语——坚忍不拔、顽强奋进，岁岁吉祥。“养花的尽头是三角梅”，如今于我而言，跨越山海的漫长守望，尽头亦是这一簇不惧贫瘠、顽强盛放的繁花。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岭上数秋



■石颖

快七点半，子午岭的天才大亮。站在岭西沿一条梁的卯咀上，环望沟梁，沟梁不止看得更清了，还望得更远了。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觉得，我望青沟绿梁，青沟绿梁也在望我。

日头缓缓升起时，我从卯咀踩着林间盘梁小路下沟，去川里转转。

下到一面土崖，山田上的高粱秆子灰绿泛白，叶子蜷着，穗子紫褐，风过时整片闷闷地晃了几晃。我拽一把高粱穗在怀中，一手紧抓，一手掐一粒高粱，先掐后捻面了验熟。指甲掐进去，稍硬；指肚捻成面，面带点潮气。再吊两天，就是收的时候。我的手停在半空，想起母亲当年也是这么掐、这么捻，在庄稼地里掐与捻一辈子。

母亲去世后的第三个秋天，我头一回在自家门前塬畔上，认出子午岭的沟沟梁梁，像认出了几十年不见的儿时玩伴，眉眼依稀，彼此却叫不出名字。

村北沟口那块台地上，常家人在卸核桃。六棵核桃树，树干皆一怀抱般粗。常家大儿子林林、二儿子俊俊，站在树下拿竹竿敲树枝。竹竿起落间，青皮核桃白点似的落地。有的在地上弹跳着甩掉了青衣，有的砸在青石上裂开缝，浆汁溅出来一摊墨绿，有的滚进溪水被带

走。老常和老伴，以及两个儿媳妇、孙子孙女在往笼子里捡核桃。

老常递我一把小刀，让我劈开尝尝今年核桃的味道，我婉言谢绝。林林的小儿子乐乐只跑着捡脱了青衣的光核桃。老常笑着让他数数捡了多少，5岁的乐乐数到20不知数了。老常教他数，他索性不数了，跑去捡新的。

跟这片核桃树隔条溪水相望的是一片枣林。十多棵枣树，都有洗脸盆般粗。60岁的老林仰头数最西边那棵上已红的枣。他嘴唇翕动，手指凌空点着：“一、二、三、四……”一阵风摇了摇树枝，他愣了：“哎呀，又数岔了！”

老林抬头看看又高又远的天，抹了一把把褶皱像沟壑般的脸，干脆不数了。他走过黄豆茬地，阳光照过来，土尘在光柱里一粒粒地亮。我站了许久，直到那土尘一粒粒轻落在地埂上的酸枣枝叶和泛红的果实上。

黄昏来前，西梁的天燃烧起来。霞光从西梁漫过来，先染了梁坡的林梢，以及山田上的高粱、玉米、糜子、谷子、荞麦梢，再淌进农家院子，泼在晾晒的玉米、黄豆、谷子、红辣椒、萝卜、花生、洋芋、山楂片、苹果片上。

五堂哥坐在自家院中抽烟，升起的烟雾，将霞光晕染成了淡紫。见我路过，他忽然开口：“天一下子凉了……”烟雾散时，他还在那儿坐着，活脱脱一棵炸了根的树。

果然，随着夕阳收走最后一抹红，我颈后窜进一股凉气。回到院门口，我回头望了一眼，环村的沟沟梁梁全已暗开，只剩最高处一线暖色，像哪个女人忘了收晾在院中的围巾。

推门进屋，开灯，坐桌前，拿过昨天刚开了头的稿子，接着“玉米垒成金黄小丘”往下写。笔捏在手里，却迟迟写不出字。窗外传来归鸟的最后一拨叫声，然后是夜来前那个安静。

子午岭的秋，不是从立秋那天起的，是从乐乐数岔了核桃、白头老林数不清红枣、五堂哥说“天一下子凉开了”来的。

我接着写：“今早站在院门前塬畔上，东望巍巍子午岭，看见的是岭里沟沟梁梁都在静静地瞅着我。”

窗外的沟梁，黑糊糊的，没边没沿。我闭上眼，知道明天站在院门前塬畔上，沟梁还会这样瞅着我，像母亲当年瞅着我长大，像这片土地终于等到我回来，等到我从“看见”学会“认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柳风春

时节到了寒露，早晚温差变大，早上看到小区里平淡无奇的栾树，纯绿中带了

一片片金黄色，瞬间从视觉上热闹起来。栾树的叶子先是浓绿，临近中秋时，淡绿的底子上洇出浅黄，像宣纸上晕开的

藤黄，不浓不烈，透出秋天的消息。花谢后结出满树的小灯笼——果实三瓣撑开，薄如蝉翼，初时是一串串粉绿挂在枝头，渐渐切换成胭脂红，秋风一过，像谁家孩子提着灯在巷子里欢跑。白天路过时，光线太亮，栾树的红果绿叶混夹在车流和楼宇间，不怎么惹眼。晚饭后漫步时，路灯暖黄色的光投射到栾树上，像被打

了束追光，栾树一下子变得活跃鲜艳。每片叶子，每个小灯笼闪亮着，胭脂红的薄翼被光照透，泛出琥珀般的光泽，一串串悬在半空，像谁点亮了满树一盏一盏的灯笼。

摄影是用光表达的艺术，顺光与逆光、硬光与软光、自然光与人工光，都能赋予人们不同的艺术感受。人的眼睛像一部相机，将世间万物尽收眼底，昼夜间看到相同的事物，即便是在同一个人眼里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看到栾树，我想起在新疆伊犁天山脚下当兵的地方，以及那些很远又很亲切的日子。诺大的营区，清一色与栾树相似的白蜡树长得挺拔茂盛，跑道被它们遮罩成了“空路路”。伊犁的秋天和别处不同，有天山挡着，冷空气来得突然，一场秋雨淋过白蜡，次日叶子就黄了，不是栾树那种淡绿衬浅黄，是彻头彻尾、几乎要燃烧起来的金黄。夕阳下，白蜡树影子被拉得老长，掌灯过后，沉浸在灯光里的叶子像一只只金

栾树金黄秋色浓

色的蝴蝶被定格在光束中。地上的落叶被光穿透，变成另一种像老铜器被盘握摩挲过的熟金光泽。每棵树像一个巨大的金色轮廓，灯光在叶面上弹跳，似无数面小镜子在暗处眨眼睛，更像哨位上士兵警惕的眼睛。

鲁西北老家的秋天，槐树、榆树、杨树，叶子黄了就黄了，灰扑扑的，而伊犁的白蜡夜里黄得透亮，举目可看见叶片的脉络，不少军人退伍前把白蜡树叶夹进日记本，带回老家，让故乡的亲人看看西北秋天的颜色。我曾在新疆待了十几年，告别部队也是在那个白蜡树叶渐黄的时节，深夜漫步营区，离别的情愫泛上心头。次日凌晨，白蜡树的轮廓在黎明曙光中起伏，像一片凝固的金色海浪，让人心里暖暖的。

时光匆匆，步道边的栾树刚栽时才碗口粗，转眼间枝繁叶茂，果子红得油光发亮。我掏出手机拍照发给伊犁部队的老战友，他回了一句：“部队的白蜡也落满一地金黄了吧。”两个地方、两种树，白天被阳光掩盖的姿色在夜里尽数呈现，路灯下的栾树提着灯笼，天山脚下营盘里白蜡满树金黄，隔着几千里，隔着十几年光阴，在这个深夜同时亮了起来。

巷陌金黄秋色到。清爽的秋夜，我看到白天看不到的细节，待到夜幕下路灯亮起来，栾树那些在白天隐藏的温柔重新被人看见，就像部队里那些没有被路灯照到的白蜡树，也会满身金黄等风来。

夜色中漫步栾树小道，我走一会儿，再停一会儿，回头看那些小灯笼一样的果子，都替我亮着呢。伊犁的白蜡，应该也替我闪着亮光呢吧。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何英

宣纸铺展，墨色流转，以一笔绘游鱼，将心意凝于尺素之间，承载万千意趣；数笔墨痕，勾勒天地乾坤。

国画讲究意在笔先，神韵为上。我习一笔鱼，追求简淡传神，不以繁复线条堆砌形貌，而是凭一气呵成的笔墨，绘尽游鱼自在灵动之态。蘸墨、落纸、转锋，墨色随运笔自然浓淡变化，一尾锦鱼便跃然纸上。浓墨点睛，顿生神采；顺势带出鱼身鱼鳍，似正拨开水浪，蓄力向前。寥寥一笔，不只是描摹鱼的形态，更是寄托胸中意气。

鱼跃龙门，是流传千年的美好意象，代表着沉潜蓄力、迎难而上，终得突破。画中游鱼，静时藏于清波，动则破浪升腾。水墨营造的虚实留白之间，仿佛能看见水波荡漾，暗流涌动。鱼不是凭空的祥瑞符号，而是对坚守与奋进的礼赞；所有一跃而起的荣光，都源于长久的默默沉淀。

笔墨方寸之间，自有乾坤万象。落笔作画，亦是修心。在运笔的起落之间，沉下心感受水墨的变化，在留白之中留给观者想象空间。

画鱼，画的是水中生灵，更是一份期许。愿见此画



该作品以朱砂墨绘就，以鱼为形，以笔寄意，将传统文化、书画写意笔法融为一体，兼具视觉美感与深厚文化内涵。

者，如这墨中锦鲤，厚积薄发，不惧前路风浪，奔赴属于自己的新征程。

丹青无言，笔墨寄情。一纸一笔，一尾游鱼，以笔墨绘乾坤，愿乘风破浪，鱼跃龙门。

关于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启事

为维护文学创作的原创性与严肃性，推动副刊高质量发展，《中国能源报》现就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规范声明如下：

本报星辰副刊仅刊发作者独立完成的原创文学作品，不接受任何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撰写或署名的稿件。来稿严禁使用该类工具生成文章主体内容与核心观点，严禁改写既有文学作品、伪造事实与数据，以及其他违背文学创作伦理的行为。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仅限用于文献检索、资料整理等辅助环节。如有使用，作者须在投稿时主动说明工具名称/版本、使用时间、生成内容及原始提示词，并提供相关检测报告。本报保留对投稿及刊文进行追踪审查的权利。对违规者，视情节采取退稿、撤稿、通报，以及1—2年内禁止在星辰副刊发表文章等处理措施。

星辰副刊珍视每一个来自真实个体的声音，珍视有温度、有呼吸、有思考痕迹的文字。我们不排除技术，但始终心怀对原创的敬意。期待您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心灵深处的真诚与感动。

本启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本报负责解释。

《中国能源报》编辑部
2026年10月12日